

靈樞經

冊二

黃帝內經靈樞卷六

師傳第二十九

黃帝曰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于方余願聞而藏之則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于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歧伯曰遠乎哉問也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順者非獨陰陽脈論氣之逆順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黃帝曰順之柰何歧伯曰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下平聲同黃帝曰便病人柰何歧伯曰夫中熱消痺則便寒寒中之屬則便熱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饑臍以上皮熱腸中熱則出黃如糜

臍以下皮寒胃中寒則腹脹腸中寒則腸鳴飧泄
胃中寒腸中熱則脹而且泄胃中熱腸中寒則疾
饑小腹痛脹黃帝曰胃欲寒饑腸欲熱飲兩者相
逆便之奈何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驕恣從欲
輕人而無能禁之禁之則逆其志順之則加其病
便之奈何治之何先歧伯曰人之情莫不惡死而
樂生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
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之人惡有不聽者乎黃帝
曰治之奈何歧伯曰春夏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
冬先治其本後治其標黃帝曰便其相逆者奈何
歧伯曰便此者食飲衣服亦欲適寒溫寒無悽愴
暑無出汗食飲者熱無灼灼寒無滄滄寒溫中適
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也黃帝曰本藏以身形支

節腠肉候五藏六府之小大焉今夫王公大人臨
朝卽位之君而問焉誰可捫循之而後答乎歧伯
曰身形支節者藏府之蓋也非面部之閱也黃帝
曰五藏之氣閱于面者余已知之矣以肢節知而
閱之柰何歧伯曰五藏六府者肺爲之蓋巨肩陷
咽候見其外黃帝曰善歧伯曰五藏六府心爲之
主缺盆爲之道骷骨有餘以候髑髏黃帝曰善歧
伯曰肝者主爲將使之候外欲知堅固視目小大
黃帝曰善歧伯曰脾者主爲衛使之迎糧視脣舌
好惡以知吉凶黃帝曰善歧伯曰腎者主爲外使
之遠聽視耳好惡以知其性黃帝曰善願聞六府
之候歧伯曰六府者胃爲之海廣骸大頸張胸五
穀乃容鼻隧以長以候大腸脣厚人中長以候小

腸目下果大其膽乃橫鼻孔在外膀胱漏泄鼻柱中央起三焦乃約此所以候六府者也上下三等藏安且良矣

決氣第三十

黃帝曰余聞人有精氣津液血脈余意以爲一氣耳今乃辨爲六名余不知其所以然歧伯曰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何謂氣歧伯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漑是謂氣何謂津歧伯曰腠理發泄汗出溱溱是謂津何謂液歧伯曰穀入氣滿淖音澤注于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何謂血歧伯曰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何謂脈歧伯曰壅遏營氣令無所避是謂脈黃帝曰六氣者

有餘不足氣之多少腦髓之虛實血脈之清濁何以知之歧伯曰精脫者耳聾氣脫者目不明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泄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夭腦髓消脛痠_{酸音}耳數鳴血脫者色白天然不澤其脈空虛此其候也黃帝曰六氣者貴賤何如歧伯曰六氣者各有部主也其貴賤善惡可爲常主然五谷與胃爲大海也

腸胃第三十一

黃帝問于伯高曰余願聞六府傳穀者腸胃之小大長短受穀之多少奈何伯高曰請盡言之穀所從出入淺深遠近長短之度脣至齒長九分口廣二寸半齒以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兩廣一寸半至

胃長一尺六寸胃紆曲屈伸之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大容二斗五升小腸後附脊左環迴周疊積其注于迴腸者外附于臍上迴運環十六曲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三尺迴腸當臍左環迴周葉積而下迴運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廣腸傳脊以受迴腸左環葉脊上下辟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腸胃所入至所出長六丈四寸四分迴曲環反三十二曲也

平人絕穀第三十二

黃帝曰願聞人之不食七日而死何也伯高曰臣請言其故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之穀常留二斗水一斗

五升而滿上焦泄氣出其精微慄悍滑疾下焦下
澼諸腸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
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迴腸
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
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
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腸胃之長凡五
丈八尺四寸受水穀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
腸胃所受水穀之數也平人則不然胃滿則腸虛
腸滿則胃虛更虛更滿故氣得上下五藏安定血
脈和利精神乃居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故腸胃
之中當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後後
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留水
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精氣津

液皆盡故也

海論第三十三

黃帝問於歧伯曰余聞刺法于夫子夫子之所言
不離于營衛血氣夫十二經脈者內屬于府藏外
絡于肢節夫子乃合之于四海乎歧伯答曰人亦
有四海十二經水經水者皆注于海海有東西南
北命曰四海黃帝曰以人應之奈何歧伯曰人有
髓海有血海有氣海有水穀之海凡此四者以應
四海也黃帝曰遠乎哉夫子之合人天地四海也
願聞應之奈何歧伯答曰必先知陰陽表裏榮
輸所在四海定矣黃帝曰定之奈何歧伯曰胃者
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街下至三里衝脈者爲十
二經之海其輸上在于大杼下出于巨虛之上下

廉膻中者爲氣之海其輸上在于柱骨之上下前
在于人迎腦爲髓之海其輸上在于其蓋下在風
府黃帝曰凡此四海者何利何害何生何敗歧伯
曰得順者生得逆者敗知調者利不知調者害黃
帝曰四海之逆順奈何歧伯曰氣海有餘者氣滿
胸中惋息面赤氣海不足則氣少不足以言血海
有餘則常想其身大怫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
亦常想其身小狹然不知其所病水穀之海有餘
則腹滿水穀之海不足則饑不受穀食髓海有餘
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
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臥黃帝曰余已聞逆順
調之奈何歧伯曰審守其輸而調其虛實無犯其
害順者得復逆者必敗黃帝曰善

五亂第三十四

黃帝曰經脈十二者別爲五行分爲四時何失而亂何得而治歧伯曰五行有序四時有分相順則治相逆則亂黃帝曰何謂相順歧伯曰經脈十二者以應十二月十二月者分爲四時四時者春夏秋冬夏其氣各異營衛相隨陰陽已和清濁不相干如是則順之而治黃帝曰何謂逆而亂歧伯曰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脈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于胸中是謂大悞故氣亂于心則煩心密嘿俛首靜伏亂于肺則俛仰喘喝接手以呼亂于腸胃則爲霍亂亂于臂脛則爲四厥亂于頭則爲厥逆頭重眩仆黃帝曰五亂者刺之有道乎歧伯曰有道以來有道以去審知其道是謂身寶黃帝曰善

願聞其道歧伯曰氣在于心者取之手少陰心主之輸氣在于肺者取之手太陰榮足少陰輸氣在于腸胃者取之足太陰陽明不下者取之三里氣在于頭者取之天柱大杼不知取足太陽榮輸氣在于臂足取之先去血脈後取其陽明少陽之榮輸黃帝曰補寫奈何歧伯曰徐入徐出謂之導氣補寫無形謂之同精是非有餘不足也亂氣之相逆也黃帝曰允乎哉道明乎哉論請著之玉版命曰治亂也

脹論第三十五

黃帝曰脈之應于寸口如何而脹歧伯曰其脈大堅以瀦者脹也黃帝曰何以知藏府之脹也歧伯曰陰爲藏陽爲府黃帝曰夫氣之令人脹也在於

血脈之中邪藏府之內乎歧伯曰三二

一作

者皆存

焉然非脹之舍也黃帝曰願聞脹之舍歧伯曰夫
脹者皆在于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胸脅脹皮膚
故命曰脹黃帝曰藏府之在胸脅腹裏之內也若
匣匱之藏禁器也各有次舍異名而同處一域之
中其氣各異願聞其故黃帝曰未解其意再問歧
伯曰夫胸腹藏府之郭也膻中者心主之宮城也
胃者太倉也咽喉小腸者傳送也胃之五竅者閤
里門戶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故五藏六府
者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狀營氣循脈衛氣逆爲
脈脹衛氣並脈循分爲膚脹三里而寫近者一下
遠者三下無問虛實工在疾寫黃帝曰願聞脹形
歧伯曰夫心脹者煩心短氣臥不安肺脹者虛滿

而喘欬肝脹者脅下滿而痛引小腹脾脹者善噦
四肢煩憊體重不能勝衣臥不安腎脹者腹滿引
背央央然腰髀痛六府脹胃脹者腹滿胃脘痛鼻
聞焦臭妨于食大便難大腸脹者腸鳴而痛濯濯
冬日重感于寒則飧泄不化小腸脹者少腹臞脹
引腰而痛膀胱脹者小腹滿而氣癰三焦脹者氣
滿于皮膚中輕輕然而不堅膽脹者脅下痛脹口
中苦善太息凡此諸脹者其道在一明知逆順鍼
數不失寫虛補實神去其室致邪失正真不可定
麤之所敗謂之天命補虛寫實神歸其室久塞其
空謂之良工黃帝曰脹者焉生何因而有歧伯曰
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脈循分肉行有逆順陰陽
相隨乃得天和五藏更始四時循序五穀乃化然

後厥氣在下營衛留止寒氣逆上真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爲脹也黃帝曰善何以解惑歧伯曰合之于真三合而得帝曰善黃帝問于歧伯曰脹論言無問虛實工在疾寫近者一下遠者三下今有其三而不下者其過焉在歧伯對曰此言陷于肉育而中氣穴者也不中氣穴則氣內閉鍼不陷育則氣不行上越中肉則衛氣相亂陰陽相逐其于脹也當寫不寫氣故不下三而不下必更其道氣下乃止不下復始可以萬全烏有殆者乎其于脹也必審其脉軫音軫當寫則寫當補則補如鼓應桴惡有不下者乎

五癰津液別第三十六

黃帝問于歧伯曰水穀入于口輸于腸胃其液別

爲五天寒衣薄則爲溺與氣天熱衣厚則爲汗悲哀氣并則爲泣中熱胃緩則爲唾邪氣內逆則氣爲之閉塞而不行不行則爲水脹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生願聞其道歧伯曰水穀皆入于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爲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爲液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汗出寒留于分肉之間聚沫則爲痛天寒則腠理閉氣溼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則爲溺與氣五藏六府心爲之主耳爲之聽目爲之候肺爲之相肝爲之將脾爲之衛腎爲之主外故五藏六府之津液盡上滲于目心悲氣并則心系急心系急則肺舉肺舉則液上溢夫心系與肺不能常舉乍上乍下故欬而泣出矣中熱則胃中消

穀消穀則蟲上下作腸胃充郭故胃緩胃緩則氣逆故唾出五穀之津液和合而爲膏者內滲入于骨空補益腦髓而下流于陰股陰陽不和則使液溢而下流于陰髓液皆減而下下過度則虛虛故腰背痛而脛痠陰陽氣道不通四海塞閉三焦不寫津液不化水穀并行腸胃之中別于迴腸留于下焦不得滲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爲水脹此津液五別之逆順也

五閱五使第三十七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聞刺有五官五閱以觀五氣五氣者五藏之使也五時之副也願聞其五使當安出歧伯曰五官者五藏之閱也黃帝曰願聞其所出令可爲常歧伯曰脈出于氣口色見于明堂